

连州热土

■ 难忘乡情 ■ 固根扶本

连州市委基层办编

欧阳贻法等著



一簇盛开的杜鹃花

——《连州热土》序

周永信

即将来临的2004年是我市建市10周年，也是我市开展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10周年的纪念日子。双喜临门，可喜可贺。应该说，《连州热土》是恭贺双喜的一束山花，一份礼品。

热爱家乡、建设家乡是《连州热土》的主旋律。围绕这一旋律，作者将《难忘乡情》与《固根扶本》巧妙地串联起来，使之水乳交融，相得益彰，从侧面向世人展示了连州的风土人情，反映了连州农村工作的辉煌成就。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历来是党的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如果把党的建设比作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那么，这项工程的质量如何，首先要看基层组织这个基础打得牢不牢。基于这条思路，作者抓住着农村基层组织“五个好”建设中的“牛鼻子”，在《固根扶本》这一辑文章中，多方位展示了我市人民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面对穷山恶水，积极动脑筋想办法，因地制宜办起“扶贫电站”等经济项目，实施了“体外造血+体内循环”地发展镇（乡）、村集体经济的步骤，热情讴歌石灰岩山区人民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的精神风貌，这是十分有意义的。

欧阳贻法同志是一位教育行政工作者，近年被抽调到市委基层办工作。凭着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他把视觉投到波澜壮阔的农村脱贫奔康的工作中。工作之便，他注重观察生活，善于思考；工作之暇，他伏案疾书，辛勤耕耘，为建设连州“区域经济文化中心”描红绘绿。在与人合作的几篇工作论文中，还能看到颇有见地的如何提高农村基层干部整体素质，以及巩固发展奔康成果的新观点和新思维，这种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书内篇章努力营造传统文化意境，平易中蕴含哲理，朴实中充满真诚，力避说教，给人留下思考的余地。读着它，仿佛听到了贫困村民接过扶贫物资时动情地喊出“感谢共产党，感谢人民政府”的肺腑之言；仿佛看到八旬老人拄着拐杖，手捧几个鸡蛋，为“农建”驻村工作队送行的感人场面；仿佛想起了革命先烈冯达飞大义凛然的英雄形象，还有天光山瑶寨的琅琅书声，古村东村岗那依稀远逝的故事……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难点在农村。本书从介绍连州的山水风物入手，形散神聚地写到资源开发、科教扶贫、发展村级经济等，使我们从不同角度透视出开展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轨迹。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值得记取的教训。这些，对解决“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和正在实施的固本强基工程会有某些借鉴和指导作用。

是为序。

2003. 05 于红楼

连州热土

目录

第一辑 难忘乡情

| | |
|------------|----|
| 连州即景（外一首） | 2 |
| 十年巨变看连州 | 3 |
| 瑶寨书声 | 6 |
| 走进东村岗 | 9 |
| 天光山寄情 | 21 |
| 天光山组歌（歌词） | 27 |
| 达飞故居忆达飞 | 28 |
| 杜鹃花开红艳艳（上） | 31 |
| 瑶山品竹 | 33 |
| 连州有位“谭老县” | 35 |
| 老青年的家乡情 | 39 |
| 美在大东山（之一） | 43 |

| | |
|-------------|----|
| 美在大东山（之二） | 47 |
| 船在山间走 人在画中游 | 49 |
| 流杯亭探源 | 52 |
| 燕喜亭前思韩公 | 54 |
| 迁居 | 56 |
| 澳门回归抒怀 | 59 |
| 故乡的“半边天” | 61 |
| 端午习俗 | 63 |
| 致孟宾于先生 | 65 |
| 根雕 | 66 |
| “七夕”情缘 | 67 |
| 胡屋村的腌缸菜 | 69 |

第二辑 固根扶本

| | |
|--------------|----|
| 盛开的山茶花 | 72 |
| 科技扶贫 势在必行 | 75 |
| 走出贫困 走近小康 | 77 |
| 来自百合村的报道 | 82 |
| 脑袋里的科技和口袋里的钱 | 84 |

| | |
|-----------------|-----|
| 由《伶官传序》所想到的 | 87 |
| 依靠科技进步 谱写脱贫文章 | 90 |
| 春风吹得山村暖(附感谢信) | 92 |
| 杜鹃花开红艳艳(下) | 97 |
| 奔康工程应从基础抓起 | 99 |
|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对策研究 | 102 |
| 协调“村官”事 促成“将相”和 | 110 |
| 办事有规矩 始得成方圆 | 114 |
| 浅议如何加强村级班子建设 | 118 |
| 保脱贫硕果 开“奔康”小车 | 124 |
| 落实，落在责任机制上 | 130 |
| 素质教育的一项有效补充 | 134 |
| 为了农民的喜悦 | 136 |
| 话说撤围墙 | 140 |

第一輯
難忘鄉情

擎天的慧光塔是一支文笔，浩淼的海阳湖是个大砚池，因此，连州历史上才会出现众多的文人墨客。

—— 题记

连州即景（外一首）

慧光塔如笔，倒写天上云。
湟川水如布，船渡波粼粼。

1975. 05

巾 峰 情 影

像一位仰卧的少妇，
沐浴着绯红的晚霞。
余晖下，翠纱熠熠泛亮，
熏风中，裙带蜿蜒飘洒。

夜幕里，皎月明镜，
挽起发髻，插上簪花。（注）
瞧瞧倩影，娇嗔地笑了，
银铃声随湟川流淌哗哗。

1992. 重阳节

注：九十年代初巾峰山顶曾建有“远眺亭”，秦牧为之记。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毛泽东

十年巨变看连州

——写在连州设市十周年前夕

连州城始筑于南北朝宋元徽3年(公元475年)。明朝修筑石城墙。古城南北长650米，东西宽400米，占地27公顷。到1949年解放时，城区面积达一平方公里，形成九街十八巷的道路网络。在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下，1994年连州城区面积已达四平方公里。1994年4月22日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后，这座依山傍水，人杰地灵，一河两岸的千年古城更是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连州城正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

她变高了。短短十年，几十座高层建筑春笋般地拔地而起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其中十五层以上的就有慧银苑、湟川大厦，十三层以上的有目前属清远第一间旋转餐厅的连州大酒店，呈半月形的农行大厦，欧式风格的国际大厦，直指苍穹的邮电大楼和广播中心楼等，使称雄十多年的连州宾馆，中山大厦等相形之下成了“矮仔”，给人们留下了几多历史的遐思。

她变大了。随着新城区的整体规划和城南、城西、城北的开发，连州城区面积已从1994年的四平方公里

扩到 2003 年的近十平方公里，无形中大了一倍多。以致今年清明节，闹出了一起原先家住谢屋围的一位“老连州”，外出几年后回家竟迷了路的笑话。

她变靓了。建市后的连州主动进行了“整容”，摇身一变成了一位风姿绰约的“靓女”。十年来，市区新建了番禺路、北山路、白水路、沿江路和花园新城；改造了湟川路、东门路、建国路；装饰了慧光路、人民路等。那干干净净、宽敞平坦的几条主干道，那绿树成荫、繁花似锦而又幽雅成趣的园林和绿化带，给城区披上了锦衣。使她既有大都市的亮丽，又饱含着山城的神韵。那装扮一新的慧光古塔、古色古香的博物馆、精巧玲珑的湟川亭、浩气亭等，令游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拍照留影的“滴嗒”声响个不停。

新建的文化广场和湟川河堤公园更引人注目。每天拂晓，随着悠扬的音乐节奏，晨运的人们打着太极拳、做着健美操、跳着红扇舞……一道道轻松活泼的风景线，吸引了一批批来往路人的驻足观赏。

她很爱干净，每天早晚都要定时“冲凉”，让自己全天候地保持清新凉爽，肌肤清洁。入夜，近三千盏闪烁的路灯像群星捧月般地簇拥着十多支高杆太阳灯，把城区点缀得更加璀璨……

她变得血脉通畅了。血脉就是交通。直到八十年代初期，连州还像是一个四肢麻木，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可不是吗？从城区到人民医院得撑船摇浆，吱呀吱呀地熬上个把钟，或绕道经连阳大桥，多走几里冤枉路。倘若出差到清远，那更是一桩苦差事，近 200 公里

路就得“爬”大半天，真是活受罪。为了使自己“血脉”流通，近年来她对自身动了一次大手术，重新规划市区街道，狠抓交通综合治理，新建了城南、南门、良江大桥。如今，横架湟川河上的五座“飞虹”，将城区两岸接连一体，解决了“行路难的问题”。一〇七、三二三国道和清连一级公路，一九五三线省道贯通全市南北东西，形成了繁华交错的交通枢纽。如今，别说到清远、广州近多了快多了，就连北京上海也拉近了许多。

她的全身都在变，连“心脏”也变了。所谓“心”者，即观念也。她善于将党的富民政策应用于建市实践中，谨记着“适者生存”的竞争规律，专心捕捉着外边世界的每一点信息。她大胆地学，大胆地试，奔跑、跳跃式前进。虽然面对竞争和复杂的大环境，她免不了有一丝不安，但她不会因此止步不前。因为她是开拓者，她有冲劲；有前贤的经验，有特定的优越地理位置；有兄弟县市的帮助支持；更有“团结、奉献、敬业、进取”的连州精神，最重要的，她有逾 51 万活动的细胞——精明强干、勤劳勇敢的连州人！这是变化的主体因素。因而，连州的变是情理之中的，也是必然的！

连州城还在变。她将变成什么？哦，那一定是富裕、文明、美丽的现代化山水城市，逐步成为粤、湘、桂三省(区)边境经济文化区域中心！

2003. 10

一滴水可以照见太阳。

——民谚

瑶寨书声

吉普车在新开的盘山公路上行进。两旁竹林摇曳，松涛阵阵，犹如吹奏着一首萨克斯，将我带入了往昔的梦境。

盘古开天地，天光山瑶寨没有学校。方圆几百里山高林密，几乎与外界隔绝。瑶胞们缺文少墨，能写信记账的人被称为秀才。孩子们上学得爬十多里巴掌宽的崎岖山路到大队小学去读。直到“四清”期间，上级教育部门为方便老区儿童入学才办起了村小学。说是学校，其实不过是一幢多功能的泥墙屋。左厢是生产队仓库兼教师卧室；中厅宽敞些用来作课堂；右厢是厨房，最羡慕的设施是自来水——瑶胞们砍竹通节，依山傍坡衔接固定，把山泉水引到木桶，叫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夜晚用煤油灯照明是一种奢侈，只得点着松明看书备课。

新教师的到来，附近十多里瑶寨都传开了这特大新闻。于是，大人们都翻山越岭地领着自家的孩子来上学。学生大的有十五六岁，小的也有八九岁。虽说总共才三十多人，可文化基础参差不齐，怎么办？不增设三、四年级吧，等于将部份学生推出校门，因为要跋山

涉水到大队小学去，谁能放心？看着家长们恳切的目光，我只好一人包揽了四个班级的多复式教学。送儿童来入学，父母亲说只希望他们学会识钱就行了，外出莫给人骗。盘阿公更有趣了，反复叮嘱要先教会孙子盘冬生识“男”“女”两个字，说是免得今后他到了连州街进错厕所。如此的学习目的，真令人哭笑不得。平时上课，年龄大些的女生可就辛苦了，背个小弟还得带个小妹，男生大都是陀螺屁股，野惯了，一听到鸟叫或外边来个陌生人，都想涌出去看新鲜。下午得早些放学，因为有的学生攀山越岭走八九里山路才到家。老师能不护送一程吗？有的还得上山挖竹笋、割勾藤、剥粟树皮，待到墟日担出几十里外的洛阳墟去卖，换些油盐柴米。因为那时盛行“割资本主义尾巴”，每个劳动日才值几角钱，实在无奈啊！

几年后，瑶山同样难逃那场“大革文化命”的浩劫，知识变得无用，学校随之撤消，我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瑶寨，离别了我的学生们……

吉普车嘎然停住。“喂，伙计，到了”。邻座的李乡长将我从沉思中唤醒，这时，赶到寨口迎接我们的是村长盘冬生。他是县成人中专学校营林专业毕业生，这些年是他将学到的科技知识应用于生产实践，带领乡亲们植树造林，把穷山僻壤变成了聚宝盆，他带领我们悠转山寨，我惊讶地发现，那旧时的轮廓已经荡然无存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瑶山。这里路通财通，昔日塞灶膛的竹木变成了财富。不少瑶家购买了“大东

风”、“小四轮”，有的阿贵哥（小伙子）还用上了“电骡子”，风驰一般，出洛阳墟也不过个把钟，户户都装上了电灯，彩电、音响已进入瑶寨的普通家庭。面对这一切，盘村长深有体会地说：“重视办好教育，提高伙计们的素质，这是根治老区贫穷的灵丹妙药”。基于这种认识，于是这里才有了名副其实的学校——天光山瑶族希望小学，新校舍是两层钢筋混凝土结构楼房围起的四合院，楼前有操场，其格局、规模与早些年的民族乡政府办公楼不相上下，课室明亮宽敞，教学设施几乎可与城镇小学媲美。教师已增至四名，再不需复式教学了，前年从连州师范毕业的李金贵老师介绍说，近年这里的儿童入学率达百分之一百点八，那“八”是怎么回事？原来增办了学前班。更令人欣喜的是从这里启蒙出去的学生已有三名考上了广东民族学院。十多名进了中专中师，还有一名小有名气原学校文艺宣传队的小歌手赵文英，她从瑶山起歌，把优美高亢的瑶歌一直唱到广州，唱到了上海音乐学院，早几年还随团到日本等国演出呢！

这一夜我们宿在瑶山。平时滴酒不沾的我挡不住伙计们的盛情，也喝了半碗“水牯铳”。我醉了，醉倒在当年红军走过的林海树浪中，醉倒在一个书声琅琅的瑶寨里……

1989.10.02

故乡是一本线
装古书，我希望读
透它，读懂它。

——题记

走进东村岗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

回首往事，印象最深的就是故乡的风土人情了。

故乡东村岗地处连州市大路边镇西南隅。岁月积淀成深厚的、沉甸的历史。她的故事在老人口中叙述，也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不断延续。我想，有故事诞生的地方，就有她的文化根基。这种遗传的因子，正渗透到一代又一代人的血肉之中。

东村岗是革命老区，也是文化之乡，至少我这样认为。启人心智的文化积淀与二仙弹琴、七星伴月等“卫村八景”交织在一起，遥相呼应，相映成趣。有诗为证：横琴大座自知音，伴月清光耐夜深。出水葫芦原有意，流涎狮子岂无心？天门献瑞人争羡，古寺敲钟鸟杂吟。瀑布如雷声倍异，浴沂温滩豁胸襟。

东村岗——正向后辈们诉说着依稀远逝的故事。人们要么不去，去了准会成为“半个秀才”。

枣树探趣

金秋八月。

踏上故乡的土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像有灵性的枣树，又如训练有素的迎宾队伍，欢快地摇动着手臂，召唤着远道归来而乡音不改的游子，形成了一道永不过时的风景。枣树上挂满了一串串、一层层、密密麻麻的红枣，像玛瑙，像巧姑剪下的点点彩霞，缀满了枝头。随着一阵凉爽的秋风吹过，一股清甜的枣香沁人心肺，使人如痴如醉。

枣树浑身都是宝。果可生吃，也可制成蜜枣。家里来了客人，主人捧上的第一道食品就是红枣干。家乡有个风俗，老人家送给新婚夫妇的第一件礼物也是枣子，意寓：“早（枣）生贵子”。枣木刚硬坚韧，色泽暗红，是制造红木家具的上乘材料。

有趣的是枣树也有“脾气”，它会择地而生。四周超过十里地范围它就不喜欢了。就算偶尔种活，成形后也很少挂果。这是一个外地人很难猜透的谜。

其实，谜底就在人们心中：鸟择良木而栖。木择良土而茂，世间万物莫不如此。

古祠寻宗

东村岗座落着九座砖木结构的古祠堂和大厅屋。其中老祠堂建于清朝康熙元年（公元 1662 年），至今已

有 341 年历史。古祠群中最为规模的是白虎首祠堂。它建于清朝康熙五十九年(公元 1721 年), 总面积达 779.1 平方米, 祠内为三厅一楼, 厅中有 14 对抱围粗的圆木柱。门前两旁石鼓耸立, 檐顶四展, 气势宏伟。与众不同的是, 三座祠堂前各有六对旗杆石柱。据说, 只有中了举人才有资格树此旗杆。

值得一提的是, 在上述九座古建筑中, 每座都建有通风透光的一至三个天井。厅堂面对天井开放, 二者融为一体。坐在厅堂能晨沐朝霞, 夜观星象, 好一处别有洞天的环境!

听老人们传说, 古祠里曾发生过一件轰动连州府的事: 清康熙年间, 某京官南巡途经东村岗, 发现这里的祠堂四角建有鳌头, 其格局与府堂无异——这还了得! 他欲兴师问罪了。村中族老将他迎进了祠堂, 进到拜庭, 只见香案上立有“御封宋充国公欧阳修之神位”, 抬头一看大厅正堂还悬挂着宋英宗皇帝御赐“推忠协谋佐理功臣”金匾, 两旁圆柱上的楹联是: “天下欧阳无二姓, 渤海文章第一家”。这时, 京官下跪了。他没料到, 在此“南蛮”山区, 竟有宋大学士、朝庭副相欧阳修的五世后裔! 他满脸冒汗了, 喃喃说道: “卑职有眼不识泰山, 惭愧, 惭愧”, 即低头退出, 沿驿道走过了新凉亭才敢上马。